



近代世界史简编

(下)

程浩 著 世界历史研究会 编



近代世界史简编

(下)

程浩 著 世界历史研究会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世界史简编(上下)/程浩著;世界历史研究会编.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6

(三联经典文库)

ISBN 978-7-108-03929-3

I. ①近… II. ①程… ②世…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9047号

020 近代世界史简编(上下)

责任编辑 朱利国

封面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当当网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23.75

字 数 340千字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95.00元

目 录（下册）

第四章	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	343
第一节	革命前法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344
第二节	二月革命与临时政府	352
第三节	六月暴动与资产阶级专政	369
第四节	资产阶级立宪共和国及其瓦解—— 路易·拿破仑的政变	383
简短的结论		405
第五章	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	419
第一节	德意志是怎样沿革来的	421
第二节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	442
第三节	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	464
第四节	维也纳十月革命	488

第五节 反动时期 496

第六节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工人运动及
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 511

简短的结论 540

第六章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欧美民族运动 545

第一节 北美民族独立与民族统一运动 551

第二节 波兰、匈牙利、斯拉夫的民族运动 589

第三节 意大利的民族解放与统一运动 626

第四节 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 646

第五节 爱尔兰问题 674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 685

简短的结论 727

第四章 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

本章研究提要 自《共产党宣言》公布之后，法国的二月革命就爆发了。这次革命是全国大多数人——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贵族统治的革命。这次革命的爆发，仍然是工业资产阶级领导，亦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但由于是法国无产阶级之形成与发展，他不仅出现于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一块共同担负革命的使命，而且还站在革命的最前线来负担这一革命的事业。不仅如此，这次革命还有它最主要的特点，即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的进程中，走上与资产阶级作第一次互争统治的伟大斗争，开辟了无产阶级斗争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同时，这次革命不只是震荡了法国，而且异常急速的波动到全欧陆，特别是奥、普、

意诸国。紧接二月革命之后，奥、普、意诸国的革命就爆发了。由此，可知法国二月革命的重要性。

研究本章时，应注意以下的问题：

（一）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特点何在？它与法国十八世纪大革命及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有何不同？

（二）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起了什么作用？两方的立场如何不同，各方追求如何不同的目的？

（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如何转成为公开的斗争，这种公开大斗争的意义何在？无产阶级失败的原因如何？

（四）小资产阶级在这样的斗争中，处在怎样的立场？

（五）这次革命的结局如何？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何在？

（六）这次革命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第一节 革命前法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路易·腓立浦的统治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之后，

一直到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前,这就是法国的路易·腓立浦的统治时代,或者说是“七月王政”时期。路易·腓立浦统治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上面说道:

路易·腓立浦时代,统治法国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之一部分,即所谓金融贵族:如银行家,交易所巨子,铁路大王,煤矿大王,铁矿主人,森林主人及一些与他们联合的大地主等。这一部分资产阶级,钦定一切国会中的法令,所有国家官职,上自内阁,下至烟草局,无一不由他们支配。(此后引文均见俄文本《马克思选集》第二卷)

在这个代表金融资本家与大工业资本家利益的路易·腓立浦统治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在政治方面,王权是稍稍加有限制。选举法稍稍有所改变,选举资格由三百法郎减到二百法郎,被选举者的年龄,由四十岁减到三十岁,因此,选民由十一万增至二十五万。

第二，在经济政策方面，这个“专为剥削法国人民的股份公司”，为了银行家与大工业家的利益，厉行极端的保护政策，施行极高的关税。因此，法国资本主义在七月革命后，发展很快。例如，工业品的出口，在一八三〇年不过值四五五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而在一八四七年已增至八九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对外贸易总数，在同时间内，也从一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增至二四三七〇〇〇〇〇〇法郎；铁的出产，从七一四〇〇〇吨增至一六五八〇〇〇吨；工业消费的煤，也由一七〇〇〇〇〇吨增至五一五三〇〇〇吨；国内蒸汽机在一八三〇年还很少，而到一八四七年已有四八五三部，约六二〇〇〇匹马力；铁道线长度在一八二五年只有二三公里，而到一八四八年已达一八三七公里，在建设中者约二八七〇公里。至于国债之扩充，正是银行家、交易所主之所期望的，一八四七年终，法国国债已增至二五七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至于对于法国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复施行许多新的捐税；对于工人，则施行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此外，政府亦如英国一样，施行“谷物条例”，而尤利于地主，不利于一般工业资产阶级。

总之，路易·腓立浦的统治，只是为了极少数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宰割全法国的人民，就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也因为大资产阶级之垄断金融、贸易、生产以至政权，也弄得无可忍受。这样，就不能不引起法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造成革命不可免的社会因素。

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一、工业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一则对于金融资产阶级之独占权利与扩充财富表示吃醋，二则由于自己的经济势力相当涨大，亦要求更顺利的更普遍的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于现存制度表示不满。因为“这制度的本身，是有害于工商业、农业、海运业的利益，及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至于在政治上，由于金融贵族的把持，使资产阶级中之最大部分，因高额选举资格的限制，被拒绝于政治权利之外而更加愤怒，这种政治权利是资产阶级本身利益之发展上所必需的。马克思说道：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构成公认的反对派的一部分，就是说，它在国会中所代表的地位仅仅是少数派的地位。当财政贵族独霸的趋势愈加

明朗，当他已经血肉横飞的镇压了：一八三二年、一八三四年以及一八三九年的暴动之后，他自己愈加觉得对于工人阶级的统治是巩固起来的时候，那末，他（对于财政贵族）的反对派的地位是愈形坚决。（《法兰西阶级斗争》）

然而，在这般资产阶级的反对派中，一部分只是要求减低选举资格，借以握得权力，并谋与王政妥协。但另外还有一大部分的共和派民主主义者，则要求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国，甚至还有下层一点的分子，还拥护一七九三年的宪法。

二、小资产阶级。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连农民也在内，自然是完全摒出政治权力之外。特别在经济地位上，农民因新的赋税之压榨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使广大破产农民之流入无产阶级与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八三〇年农村人口占全法国人口百分之九十，而到一八四七年则只占百分之六十），而对现存政权表示不满，就是中农亦多因借债而失去自己的土地。城市小资产阶级亦感觉其生活地位之日益恶化，这样就使他们普

遍的对现存政权不满与表示反对。

三、工人阶级。一八三九年运动失败后，许多劳动运动的首领（如勃朗基等）被捕，工业无产阶级与手工业劳动者的力量都受到很大摧残，且失去了他们许多的领导成分。一八四四年，居在法国的德国诗人海涅曾这样写道：“支配法国的，是极平稳的、阴沉的、冷酷的、朦胧的世界。”但是正在这“朦胧的世界”中，劳动大众的力量却又在成熟着。他们因生活的痛苦，政治上的束缚，于是路易·勃朗与勃朗基的思想，又在工人中酝酿起来，不满意于现在政体的怒火，是在日益升涨着。

当时金融贵族独揽大权，暴戾恣睢，横行无忌之际，于是在法国人民之中，无论是大部分的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无不怒目相视，表示与现存政权不相容。他们在一边，统治者在一边，这中间的矛盾，在革命前两三年间就开始提升到第一位。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目的，又不能不来向民众呼号与求助民众，不过他的要求与民众的要求又大异其趣而已。这是革命爆发的一般社会原因。

革命的激动 一八四七年是欧洲经济上与政治上的

多事之年。这时法国情形怎样呢？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上这样说道：

因为两大经济的变端，加深了国内已存的普遍的不满，促动了暴动的风潮；一八四五与一八四六年的马铃薯的腐烂与歉收，因而加强了人民中一般的骚动，一八四八年“物价的”腾贵，在法国以至全欧洲，引起了流血的冲突。人民为着必需生活资料的斗争，正与财政贵族们的狂宴，遥相对照。在卜参瑟，有参加饥民骚乱的人，横遭杀戮；在巴黎，则有皇家的恶棍，逃出法网。促成革命爆发的第二种经济的变端，是英国的工商业的总危机……到了一八四七年秋季，这种危机，毕竟在伦敦做殖民地生意的破产商人中，爆发起来了。于是各农业银行的破产，与英国许多工业区的工厂倒闭，接踵而至。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对于这种危机的善后办法，还没有收到效果。

这种国内国外经济上的大变乱，固然予劳动者、农民、小生产者以非常不幸的打击，而对于资产阶级不良影响亦大；因此他们对于财政贵族的专制主义，是忍无可忍了。于是资产阶级极力号召民众，威胁政府。资产阶级喊出的口号只是咒骂政府“混蛋已极”，然而民众口中喊出的口号则是“打倒恶棍”、“打倒杀人犯”。于是巴黎及各地民众起来了，他们大有不推翻王政不止之势。可是，这时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大不同于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是在他们看清这时的民众力量，使他们顾虑特别大了。法国资产阶级所首先注意的是改革选举，以扩充他们在国会的权力。谁知当“革新宴会”举行之时，政府毫不对他们让步。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国会开会，国王亲临演说，坚决反对关于选举权的任何改革。资产阶级的选举人，就定于一八四八年一月召集宴会，随后改到二月二十二日。政府则预先从事阻止这个宴会的举行，并拟以武力干涉之。那时，资产阶级中不但自由派，甚至共和派，也自信没有抵抗政府的能力，本已抛弃自己的计划。然而，巴黎的无产阶级却毫无顾虑的走上前锋，跳上革命的政治舞台。这时在政治上影响工人群众

最大者是路易·勃朗。从此，法国革命的大风暴又是一触即发了。

第二节 二月革命与临时政府

法国革命的第一时期（从二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四日）——即革命的开幕时期。

革命爆发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巴黎宣布翌日举行宴会，政府果然加以禁止。是日（二十二日）巴黎的工人、学生、市民，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并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的口号，一直向巴黎中心区冲进。当政府军队出来开枪弹压时，民众即迅速进入附近房屋内，施以抵抗。到傍晚时，郊外工人区域已筑成巷战工事，翌晨（二十三日）即与军警大规模冲突。政府决心为镇压这次暴动起见，即召集由大、中等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国民军自卫，但国民军竟拒绝参加弹压，其中一部分竟响应叛乱；他们认为打倒基佐与改革选举，正是有利于自己的。政府见势不利，为了缓和民众战斗情绪，乃下令罢基佐大臣职。消息传至全城之后，资产阶级对于这

一消息，都兴高采烈，群相庆幸。而一般群众都大以为不足，战斗虽暂时停止，然而工人区群众仍守着堡垒不动。当时，政府正准备进攻，并命令一个最残暴的武夫步岩（Bugeand）为军队总司令，于是暴动民众的怒火，又重新燃烧起来。同时，在基佐官署前面又发生了所谓鸣枪的“误会”，军队与民众的冲突，致民众死者十五人。群众到处喊叫，奔入各街道中。而激进的共和派，民主派的领袖们则作激烈的演说，要求复仇。于是工人示威游行又起，无数的示威队伍，高唱“采用共和，惩办元凶”的口号，通宵不停。翌晨（二十四日）巴黎全城筑起了巷战堡垒，民众毫不以新组成的“自由内阁”为满足，仍是继续战争。暴动方面的势力益大，而国民自卫军，在政府看来，又几乎全不可靠。当着群众一步一步的进逼到推勒里王宫的时候，路易·腓立浦见大势已去，来不及整装，就越墙逃走了，巴黎革命市民遂占领了王宫。“七月王政”从此被推翻。二月革命就这样胜利了。

二月革命是一个美丽的革命，是一个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反抗王政的革命中所暴露的

种种矛盾，还未发展，它们还在一个床上伴睡着。而构成这些矛盾的内在的社会斗争，也还是凭空的存在在词句上，存在在口头上。（《法兰西阶级斗争》）

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极力怂恿民众：“民众们：路易·腓立浦屠杀你们，不亚于查理士第十，现在要把他送到查理士第十那里去。”他们渴望民众造成自己的胜利。民众——特别是工人——则坚决要求实现“博爱”的乐园，即，“社会”的共和国。然而，革命胜利之后，革命胜利的成果毫不隐瞒的，又落在资产阶级手中。打倒金融贵族统治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一班资产阶级的统治。

临时政府与第二共和国的宣布 在二月巷战中所组成的临时政府，按它的成分说去，仿佛是参加革命的各阶级的同盟。政府要员共十一人，然而，其中大多数代表是工业资产阶级，如亚拉哥、莫洛、拉马丁等均是。律德鲁·罗林、佛罗孔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至于无产阶级，则只有两个代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